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三七五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 陽縣

尋人

郭子初長前大年衛年再信下知。嚴郭
()，家三師當，通其告謝府弟
陶歲白凡等，作惠如請感神。

石丸其
劉興滿三
入今請落
樵來本信

劉長
(小)
神府
三軍
紅軍
開密
來觀
家念
後有
來岸

韓從龍
七分，畢
習，法前
部，來信
見法信
信（密
央）

李賈臨儲三聯
臨儲三聯
臨儲三聯

大五校統無不有，知遠近。

貸款要集中發放

真正貸給貧苦農民

(方山訊) 此間農代大會檢討去年貸穀工作，發現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幹部認識貸穀的意義，並能掌握集中發放的原則，以解決貧苦農民的生產困難，從而推動了生產。如君子溝有兩戶人家沒有耕牛，就貸給十萬元錢，使兩家都買到了耕牛。案家崖武元文布，夫婦倆口，生活困難，衣服購的給不了門，經羣衆研究，給貸了兩萬元，買下四丈布，做了兩衣服，於是女人種地、男人打柴，兩個月就賺下四斗小米、四斗蕎麥，他倆又添補了一斗糧食，買了半頭牛。第二種是幹部缺乏爲羣衆服務的思想，生怕貸給貧苦農民將來還不起，因而大部貸給較富裕農民，或者幹部自私，將貸款作爲個人的生產資本：如代城村，幹部不根據羣衆需要，買牛幹部們壟牛費，貸給貧苦農民又怕還不了，結果買了一百斤棉花，而貧苦農民都沒得到貸花的權利。西溝、苦農民又怕還不了，結果買了十三萬元，全由幹部作主私自分給七個幹部、二個民兵、一回同、嶺上三個自然村貸款十三萬元，其餘的幹部作主私自分給了半年，一直到八月間開會才發下去，發放時以變工組爲單位，平均分配，每組只得三十六斤六兩糧食，什麼作用也不起。會上根據這兩種情況作了討論，大家一致認爲：幹部大公無私，以集中發放原則，幫助貧苦農民生產，才能發揮貸款的作用。今後放貸工作上，必須克服上述缺點，真正做到把貸款貸到貧苦農民手中。(王天德、白光)

忻城附近我游擊隊
擊潰閩頑官池自衛團

斃傷俘敵人六十餘名

(新華社瀋門二十日電)忻縣城附近我游擊隊活躍。二月八日，我游擊隊某部，在王連升民兵基幹隊配合下，在王家山設伏，一小時內，即將經由出城之閻頑官池付一民衆自衛團一百八十餘全副擊潰，斃敵副大隊長郭富子以下十餘名，傷指導員郭牛生以下二十餘名，並生俘二百六十六名。繳獲小砲一口，長短槍二十六枝，望遠鏡一付，及手榴彈砲彈等一部。同日晚，另一民兵基幹小隊，襲擊南義井閻頑一治村，捕獲閻頑一民衆自衛團副團長一名。北義井頑軍派偵察班來援，被我擊斃二名，繳步槍兩枝。(趙永厚、來操、康懷)

帮地主竊奪土地房屋

（本報訊）崑崙四區下寨村去冬土地改革中，行署工作團派去的負責幹部劉敏，毫無革命立場，在分配土地中，竟幫助地主從貧苦農民手中奪去土地房屋。該村大地主楊大，四三年曾賣給佃戶王二小麥坪地十五畝，因係親戚關係未會立約，分配土地時，劉敏竟幫助楊大奪回坪地三畝。中農信保會爲地主楊松齡款七十元白洋，

陰謀扣捕中共聯絡人員

大決心關死和談之門
中共發言人揭露蔣方卑鄙手段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 據各種跡象證明：蔣介石準備於北平執行部中共表及工作人員撤完後，企圖以各種手段，達到扣押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三處聯絡人員之目的。蔣介石已兩次經過司徒大使與皮宗剛，詢問中共南聯絡處是否撤退京滬渝三處聯絡人員，皮宗剛則以「政府要用房子」為理由，問中共駐京聯絡人員是否撤退。同時，北平中共人員有自京滬渝三處調者，按原定手續，應向京滬撤退，乃北平執行部蔣方代表竟拒絕保證他們全。似此行動及南京兩次詢問，都顯出蔣介石政府企圖逼迫中共聯絡人員撤走，但當中共人員問以是否政府決定中共人員撤走時，則皆避而不答動撤走，但當中共人員問以是否政府決定中共人員撤走時，則皆避而不答。延安中共發言人稱：京滬渝三地中共聯絡處之設立與存在，以前皆為蔣美方面所請求及蔣方所許可者，其任務為與中外各方聯絡，包括與聯總行總之絡在內，除非蔣方決心廢止以後再不談判，正式通知中共撤退此等機關或共方面自行決定撤回，則決無取消之理。

中共方面則強硬主張如果蔣介石承認恢復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及取消偽黨等條件，仍可恢復和議，當然不會決定撤退京滬渝聯絡人員。現在蔣方以種種口逼迫中共人員自動撤退，不成功，則準備以特務的嫖娼手段與秘密逮捕對付中共聯絡人員，這種手段，卑鄙下流已極，適足以表示他們決心關死談判之門。如果蔣方既不正式通知中共方面撤退，還要廢除聯總中中共人，則一切後果，自應由蔣方完全負責。

土地改革中的政策思想
與作風問題

景明遠

自晉北自費民權以來的半年中，六分區各縣的土地改革運動已獲相當大的成績，已在八百一十七個主要的村莊中，分發了十七萬餘畝土地，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也隨之大有開展。但在半年中也走了不少彎路，致使還有百分之五十八的村莊的土地尚未獲解決，已解決的村莊中未真正達到「耕者有其田」的也為數不少（檢查結果只有二百八十個村莊夠得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其主要原因是：各縣領導對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觀念還相當模糊，並有不少不正確的思想作風障礙政策的貫徹。為了完成土地改革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如何克服這些思想障礙及糾正不良作風，已成爲今天首要的事情了。

一、老區土地問題

重要案入解決

農民。縣分富的李廟公地及公家田則維持樂街有九千多畝，家武佔有二千五百畝。在什縣又因村會經過三次暴動，但在最近換門還戶的複查中，清查土地主應分發之田則地一百三十五畝多，並且土地整理切實弄出過去隱蔽地四十三頃。在出葬節弄風等問題更少，靜樂縣解決布袋溝問題時，開闢有些幹部見民眾情緒高以爲好發動，漫甚問題，後來檢討了自滿思想，決定從提高民眾覺悟着手，經過專家路諸去做，才逐步提高民眾覺悟克服了很多困難，使土地問題得到解決。發現到解決了農會民兵及村幹部作風上的毛病。過去忽視小村工作及以爲老區沒問題了，是錯誤的。據說明如何在老區徹底實現「耕者有其田」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必須首先打破「老區無問題」或基本上已經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觀念。

老區還有沒有土地問題？曾經有過兩種說法：一種說：「老區經場減租清散，沒問題了。」靜榮、軍武在初期曾有這樣認識，寧縣縣區領導上到現在還有這樣認識的。另一種說：「老區有基礎，好做」或「一響一聲說就解決」，代縣則是這樣認識的。由於這些認識的存在，使老區實現「耕者有其田」受到很大的障礙。在代縣，加上其他問題，影響該縣落後一個時期，在十月份才開始，寧縣渡沁河東三區至今絲毫未動。這些認識的思想根源，除對「耕者有其田」政策認識模糊外，還有一部份幹部存在着自滿及享樂思想，寧縣及代縣都有一些幹部以為他們在那裏做了好多工作，情況熟悉，地土再沒有可以分給的土地了。代縣還有一些幹部以為抗戰八九年出生入死，現在進了城就該講究「享受」，不願下鄉。老區的土地問題是否已經真正解決就很少關心了。更不好的是靜榮、六區負責幹部，別人開會，他和老婆消遣，別人在下鄉，他留機關，最多只到附近的村子走一定。該區細米溝，老百姓窮得賣兒女的問題，縣上責成他去解決，他也沒有去。

事實證明，如果從達到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自標來看，如果從「一切該分散的土地都應分散，每個貧苦農民都應得到足夠生活的土地」一看，絕大部份的老區是遠未到這個目標的。寧縣三區張家崖地主出租地還有五百零幾畝未分散，還有十五戶缺地少地的。

二、必須發動羣衆

自己起來解決問題。

半年來，許多村子，雖然分散過土地，但都沒有實現「耕者有其田」，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沒有通過羣衆的自覺，只由少數幹部包辦代替。寧縣上某同志到南村後，六天工夫把三家漢奸惡霸的土地調查好，然後宣佈沒收，由羣衆報告要地，可是二百多戶中只有二十五戶報了名，沒辦法就剩剩一百八十畝地保留起來，說羣衆將來安置退伍軍人和移難民。另一個縣的區幹部到北蘇營村只發動兩個人，找了兩個對象就開大會，結果就只有這四個人活動，其他羣衆不敢說話，這說明從「恩賜」觀點出發，不是羣衆自覺起來解決，真正的土地改革是不可能的，即使土地到了羣衆手中，也沒法提高其生產及保衛土地的熱情，寧武馬崙貧農王泰就這樣說：「一年頭等上了，不割園也合適的。」寧縣下蘇孤許多得地農民，把分得的地原有一地兩樣看待，不把分得地當成自己的，上黨務局都很煩，寧武大何堡佃戶農民在閻區軍重犯寧縣原平時，拿蘇紅契要求地主收回。自然不走羣衆路線包辦代替的惡果還不止這些，譬如寧縣發現好些村子土地還不實，草率沒收起來，黑地沒開出，還有羣衆持地主證據黑地的。寧縣官地有政府封禁的，他們按照一個公式，首先反特，其次建立各種組織以及組織合作社，再通過各種組織，一聲號令解決土地問題。（本上三完下接第一版）

(註八) 利上贖利。
(註九) 「克拉」即土